

兵缘

任敬志◆著

兵缘誓山，一言九鼎

和平时期，无数的普通士兵用血肉和汗水践行着庄重的誓言，
擎起了祖国的钢铁长城

BING YUA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兵缘

任敬志 著



BINGYUAN

APE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兵缘/任敬志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396-6192-6

I. ①兵… II. ①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4195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姜婧婧 柯 谐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 65661327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懵懂追梦 / 001
- 第二章 境遇茫然 / 015
- 第三章 担任教练 / 026
- 第四章 惊险抗洪 / 038
- 第五章 沙场练兵 / 050
- 第六章 偶当班长 / 065
- 第七章 红心向党 / 074
- 第八章 神秘演习 / 085
- 第九章 连歌嘹亮 / 110
- 第十章 师选尖子 / 120
- 第十一章 团长抽点 / 133
- 第十二章 初训骨干 / 149
- 第十三章 比武提干 / 159
- 第十四章 角色转换 / 174
- 第十五章 直属排长 / 184
- 第十六章 苦苦求学 / 194
- 第十七章 担任主官 / 209
- 第十八章 铁血兵缘 / 222
- 后 记 / 237

第一章 懵懂追梦

晨曦透过车窗柔柔地洒在孙彬宁的脸上，他懒懒地揉了揉鼻子，慢慢地睁开睡眼，深深地打了个哈欠，长长地伸了一下双臂。然后，将黝黑的脸蛋轻轻地贴在凉凉的车窗玻璃上，双眸凝视着陌生的世界。

窗外，冰莹炫目的白雪覆盖着广袤的山川原野，时而高低起伏，时而一马平川，彰显着大自然的神韵之美。此景此韵，既让孙彬宁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又让他莫名地浮生出一丝淡淡的伤感。白雪皑皑，寒风萧萧，只见火车伸着脖子声力俱竭地发出一阵长长的鸣叫。鸣叫过后，孙彬宁是真的想家了！

“二十分钟后火车到达虞海，现在开始检查整理个人物品。下车时，除配发的军用物资以外，其他什么吃的喝的都必须全部消灭掉！”接兵干部高声厉喊。

车内片刻安静，接着一阵沸腾。

经过一段短暂的等待，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虞海。

车门一开，一股带着冰沫的寒流忽地一下直面扑了过来。

孙彬宁将脖子一缩，身子一抖，右手猛地攥了一下兜子拎带。

听说东北冷，没想到这么冷，他一边将兜子从右手移到左手，然后又将右手迅速地捂在了右边的耳朵之上。

“停！……大家站好，把东西带好，行进时前后对正、左右标齐！”在接兵干部连续的调整命令声中，营门正上方“热烈欢迎新战友”的红色条幅缓缓映入了孙彬宁的眼帘。

一时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呐喊声从道路两侧陆续传来。

“我的天啊！”

一直低着头思考问题的孙彬宁一抬头，看到了营门两侧站满了正在用力击掌欢迎的老兵。

“这不是梦里经常出现的情景吗？”

孙彬宁难以掩盖心中的美意,脸上偷偷泛出一丝含蓄的笑容。

一阵硝烟在寒风中翻卷着飘了过来,也飘进了他从小就憧憬向往的幸福状态之中。

营区内虽然依旧寒冷,但是风势很弱。

不过,阵阵响亮的“一二三四”口号声却让人热血沸腾。

金色的阳光正晃着脑袋,眯着眼睛,美美地趴在积雪之上,似乎院里刺骨的寒气都是从这里冒出来的。

宣读完分兵命令,孙彬宁和其他老乡在一个老兵的带领之下相继走进了陌生而又向往的连队。

撩开厚厚的棉门帘,孙彬宁立刻闻到了一股满含铁锈的暖气的味道,尤其是眼前这个既深又大的走廊,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更重要的是整个走廊静得似乎有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清脆的回响。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难道这就是梦境中的连队吗……”

孙彬宁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连串的问号,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好奇,“连队的人都去哪儿了,怎么这么安静呢……”

沿着走廊昏暗的光线,孙彬宁看到每个房间门框右上方都横挂着一个长方形的用玻璃制作的门牌,上面标示着“一班”“有线班”“报班”等名称。

“这应该是每个班级的名字吧?”

孙彬宁滚动双眸,审情度势,好奇心越发强烈。

整个走廊肃静而庄重,一个个悬挂着的玻璃门牌就像一个个无声的哨兵正在凝视着这些新兵蛋子。此种陌生的氛围,也无形地拉近了孙彬宁与其他老乡之间的情感距离,他们虽然不敢开口说话,却面带微笑,彼此用眼神互动交流。尽管如此,每个人的脸上还是写满了“要去哪儿”的茫然与无奈。

经过一番焦急的等待,孙彬宁最终被安排到了新兵四班。

班长名叫马国明,黑龙江人,身高170厘米左右,皮肤白皙,脸型方圆,一双不大的眼睛透出睿智的光亮。特别是独具特点的发型彰显着其鲜明的人格特征,其他班长的发型都是板寸等刚健发式,而他在此基础上还要在额前留一小撮飘逸的刘海。还真别说,也正是这一小撮飘逸的刘海,真的能够带给人一种办事干净利索的视觉感受。

马国明伸手帮孙彬宁卸下肩上的背包,轻轻地放在靠近窗户的左侧床位的上铺。然后,将右手放在上面,面带微笑,双眼微眯,说道:

“这个铺就是你的了，上面的外腰带、绿军毯、褥子、军大衣都是新发的。”他刚要转身介绍其他事宜，突然又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噢，对了，还有两副白色线手套，是团里专门给你们这批新兵购买的，我们当新兵时可没有。”

接着，他弯腰打开置放在床下的浅蓝色木质床头柜，说道：

“这个柜子是你的，主要是放置枕头包、挎包……”

马国明又交代了其他事项，孙彬宁虽然似懂非懂，但还是装作明白地答道：“嗯！”

一周之后，孙彬宁他们这批新兵全部到齐。

一天上午，团里召开新兵训练动员大会，庄重的会场，撼人的军乐，闪亮的钢枪以及新训代表和团首长激情洋溢的发言，让孙彬宁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壮志满怀。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成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走出礼堂，寒风刮起草坪上的浮雪，冰凉地飘落在新兵们稚嫩的脸上。外穿草绿色冬季作训服，头戴厚厚的军用棉帽，内着军用棉袄棉裤，脚穿大头皮鞋，手戴白色线织手套，没有配戴军种符号，腰间紧扎枣红色军用外腰带的孙彬宁略显笨拙。

“四班，向右转，跑步走！”

马国明口令洪亮、动作利索地带领全班齐喊“一二三四”跑至寒气逼人的炮坪上。炮坪是进行高炮专业训练的地方。每年冬季，在完成专业训练等课后，火炮都要放在炮库内保养。这样，炮坪就成了组织新兵队列训练的最佳场地。

“稍息，整理着装。”

马国明笔直地站在指挥位置：“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从基准兵依次报喊。

“声音太小，重报！”马国明扯着嗓门吼喊。

这一举动，让孙彬宁感到十分反感：“不就是报个数吗？至于这么大声？要训练就快点开始。再说，这么大冷的天，站着一动不动，浑身上下灌风，人都快成冰棍了。报数声音与队列训练又有什么关系呀，声音大了，队列训练就好了？班长可真是怪！”

孙彬宁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冷气透过白色线织手套由指尖一点一点直逼心头，冰冻的痛楚像个肆虐的魔兽似的使劲地折磨着他的小心脏。孙彬宁在想：“今天，我可真正知道什么是透心凉了。”

“再说，原本有说有笑、笑容可掬的班长怎么一到训练场就像变了个人似

的？”孙彬宁对眼前突变的情况，感到一头雾水。可现实是，无论他怎么不理解，寒冷依旧袭人，无论他怎么不舒服，马国明依旧严厉。

“嘟嘟嘟……”

训练场中央传来连值班员清脆的哨声以及洪亮的命令声。

“全体注意，休息十分钟！”

在寒气笼罩的训练场，这是新兵们最希望听到的声音。

孙彬宁嗖嗖脱下白线手套迅速装进作训服裤兜里，将两只手分别放在耳朵上轻轻地抚搓着，嘴里不停地发出吡哈的声音，整个人像只兔子似的蹦来蹦去。

“这天也太冷了，你看，我鼻涕都冻出来了。”

一边蹦跳，一边操着浓重豫东口音的梁志华顺势瞅了瞅一旁同样在蹦跳的孙彬宁，试探着问道：“兄弟，你因为啥来当兵呀？”

梁志华身高160厘米左右，面色土黄，消瘦，讲话慢声细语，小嘴一噘一噘的。从他那张历经社会沧桑的脸庞与印有皱纹的眼角来看，梁志华的年龄要比孙彬宁大一些，尤其那双韭菜般的、来回翻动的小眼睛足以折射出他的老练与精明。

“我从小就喜欢当兵，没啥想法，就是想锻炼锻炼。”

说着，孙彬宁轻轻蹭了一下有些冰冷的鼻头，面含微笑，又反问道：“真不知道这样的训练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还没有真正开始训练，你就想着结束了？”

梁志华直直地望着他，然后将话锋一转，又用安慰的语气说道：“现在千万不能想结束这件事，还是想一想怎么把训练搞好吧。咱们既然来了，就要撑得住，不能给家人丢脸呀，你说是吧？”

“那当然了！”

孙彬宁说：“要是跑到这里来丢人，那可真是脑袋被驴给踢了……”说着，两人哈哈笑了起来。

“嘟嘟……”

训练场中心传来一阵刺耳的哨声。

训练继续进行，寒冷依然未减，金黄色的太阳似乎也毫无情感地、冷冷地照射着训练场，照射着这群新兵蛋子。即便如此，孙彬宁还是趁着马国明在组织训练转身后背冲着他时，时不时地斜着眼睛看一看似乎散发着冷气的太阳。这是因为：当太阳走到高高立在训练场右侧的高炮模拟训练器塔尖时，意味着上午的

训练也就快要结束了，这是让他感到极为幸福的一件事情。他漫无边际地狂想，这里的太阳为啥走得这样慢，是不是因为冰冷的天气也把它都给冻坏了？

其实，孙彬宁既不是怕训练时的苦累，也不是怕班长要求严格，而是从心底害怕这里的冷。那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寒冷，让他觉得真的是束手无策。

在孙彬宁苦苦的期盼之中，上午的训练终于结束了。

“总算结束了！”

孙彬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待会儿回到宿舍，我一定要把这双冻得发木的手放在暖气片上痛痛快快地热乎一下……”正当他想着自己的美事时，队列前又传出了连值班员进行训练讲评的声音。

孙彬宁双眉紧蹙，唇齿紧闭，心想：“不就是组织个队列训练嘛，能有什么好讲评的，就是讲了，这么冷的天，大家能听进去吗？还是务实一点吧，抓紧时间带队回连。要不，这人可真的就要冻成冰棍了。”

无论孙彬宁怎样想，无情的寒气依旧源源不断地直侵孙彬宁稚嫩的红红的脸蛋，他感到有种被刀尖划过一样的痛楚，有种身体被冻透的无奈。因此，他也根本不愿再理会值班员究竟讲的是什麼。在他看来，班长得已经讲的够多了，能达到班长的要求，就已经是不错了。连队值班员既强调这个又强调那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焦急要命的等待之中，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值班员终于开始整队报告：“稍息，立正！连长同志，上午训练完毕，请指示！”

“带回！”

连长干脆响亮应答。

一周之后，立正训练结束。

每次组织训练时，孙彬宁认为自己训练已经够刻苦努力的了，但是总能听到马国明“动作要放松、不要机械”的友情提醒。

这件事让他感到十分纳闷，他真想问一下马国明：“我到底怎么个不放松了，又是怎么个机械了？我训练都这么认真、这么刻苦了，班长你为啥还要挑毛病呢？这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吗？”在他看来，马国明这样做就是在故意刁难自己，但是又转念一想，想挑毛病就让他挑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自己有些地方确实需要改进。

两周之后，开始进行齐步训练。

“同志们，齐步是军人的常用步伐。今天，我们首先学习齐步走原地摆臂练

习的动作要领……”马国明绘声绘色地讲解。

整个动作示范讲解用了二十多分钟，不知是马国明讲的军事术语太多，还是孙彬宁的理解能力太差，从组织练习一开始他就错误不断，别人摆左臂，他就摆右臂，别人摆右臂，他就摆左臂……总而言之，就是与班里其他人员不合拍。

“孙彬宁，你到底怎么回事呀？”

看着他连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马国明显然是有些着急了，他站在孙彬宁的面前，又一步一动地做起了示范动作：“仔细看着，先这样做，再这样做，你放松点、用点心，好不好？”马国明把住孙彬宁的胳膊，然后来回甩摆着。

望着马国明严肃而又焦灼的双眸，孙彬宁心里也同样不是滋味。他眨了眨眼睛，咬了咬嘴唇，心想：“班长声形并用地在寒风中忙活了大半天，我做得还是乱七八糟，自己怎么就这么笨呢！”

一阵寒风刮来，孙彬宁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感到冰冷，反而觉得内心深处像被泼上了一大勺的老陈醋，泛起阵阵难以言表的酸楚。“如果自己的训练再这样下去，这兵当得可真是窝囊到家了。”孙彬宁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越想越不理解自己为啥变成这个样子。他静静地伫立在寒气之中，希望自己早日有一个全新的改变。

夜已经很深了，孙彬宁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着白天训练的笨拙，想着当兵前练武时的洒脱。那时的孙彬宁，无论教练教的动作难度有多大，他不但能够在第一时间学会，而且还能够指导其他学员进行练习。那时的他是何等令人羡慕。正因如此，孙彬宁和发小虞营也备受教练喜爱，他们不但私下经常切磋武艺，而且还成了教练的助理，甚至在未告知家人的情况下跟随教练行走江湖，摆场卖艺。当然，最终换来的是父亲毫不留情的一番暴打，换来的是从此再也不许习武的禁令。即便如此，孙彬宁仍然背着父亲偷偷地练习，仍然用零花钱偷偷地购买一些破旧的武术书籍，他当时的最大梦想就是能成为一个独行天下的武术大师……想着这些，孙彬宁嘴角含笑，眼角蕴情，整个人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人世间，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想做好，就越做不好。

虽说孙彬宁主观上也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也的确努力刻苦地投入训练之中，可现实的结果却是成绩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毛病越来越多，失误越来越多。排里组织阶段训练会操时，孙彬宁由于过度紧张，竟然在平时使用最多、最简单的跑步踏步上出现了问题。

会操以这种结果告终,让原本信心满满要拿第一的马国明甚是无奈。面对并不理想的会操结果,他既没有做讲评,也没有点名批评,而是选择了接受和沉默。因为他知道孙彬宁的自尊心很强,更知道他训练时的用心和刻苦。对于孙彬宁而言,马国明越是不点名批评,他心里就越不是滋味。他也在进行自我深刻反思:“这段时间训练小灶没少吃,加班汗水也没少流,但为啥还是出现了最低级的问题,最终影响了全班的成绩呢?”

这一看似极其简单的问题,却让孙彬宁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星期天上午,属于自由活动时间。早饭过后,其他新兵都到俱乐部娱乐去了,孙彬宁心事重重地躺在床上,呆呆地凝视着天花板发愣。他在想:“在家练武的时候,虽说不能达到学什么像什么,但也不至于像现在学个队列动作都这样费劲吧?我现在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前后一做比较,他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从天上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这问题又好像是一个厚重的包袱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孙彬宁反复自问:“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这兵再当还有什么意思……”那天上午,他经历了思想斗争。于是,孙彬宁针锋相对地与心中的敌人开始了奋不顾身的厮杀,不知道经过多少回合的反复对决。最终,他挖到了问题的根源,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以前练武能学好动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苦练加巧练!其实,队列动作也是同一个道理,最重要的还是熟能生巧!”孙彬宁向内翻了一下身,自我嘱咐道,“对于班长的批评,一定要放在心上,批评使人进步嘛!对于战友的笑话,要敢于积极面对,不就是笑一笑嘛,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自己做好,他们也就不笑了。”一想到这些,孙彬宁紧闭的心门似乎突然间被打开了,他感到自己从头到脚都轻松了起来,整个身体彻底放松,舒展地躺在了床铺上。

孙彬宁美美地整整睡了一上午。

转眼之间,孙彬宁已度过了二十多天的新兵生活。这段时间,他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字——累,不仅身累、心累,而且想家想得厉害,尤其是总能想到入伍前自己习武时的成绩。

条令条例对军人早上起床、整理内务到点名就寝等事宜都做了明确规定。在孙彬宁看来,部队生活本来就应当是高强度、快节奏、正规化的,虽说身心有些疲累,那也是能够接受的,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在细小工作如叠被、物品摆

放、队列训练等方面,与其他新兵竟然也有差距。

一想到这些,孙彬宁疲惫的身心更加疲惫了。

晚饭过后,孙彬宁与几个新兵正坐在班里闲聊。

这时马国明火急火燎地推门走了进来,他瞅了瞅他们,表情严肃、语调低沉地问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会表演节目的?”

新兵迅速起立站好,眼睛直直地望着马国明。他们根本不知道班长为啥突然之间冒出来这样一句话,顿时被喷了一头雾水。

看着新兵们木木的表情,马国明稍微停顿了一下,急忙解释说:“是这么回事,咱连老兵上报到团里参加元旦联欢晚会的演出节目全部被‘枪毙’。现在,连队指导员又在老家休假,一时间连长也不知道再报什么节目好。这不,就想到了咱们新兵排,咱排长坚决执行连长命令,要求每个新兵班都必须出一个节目。一听这,我差点晕了过去,你们想一想,咱们班不是没有艺术细胞的,就是训练没有感觉的,还哪有人会演节目呀?”马国明说完话,班里几乎静得能够听到每个人的心跳声。

“报告!”

孙彬宁小心翼翼地吐出两个字。

马国明应声侧身,将两道犀利的目光精准地投向了,问道:

“什么事?”

“班长,我会。”

“你会?”马国明瞪着眼睛茫然地问道,“你会啥?”

“班长,我会武。”

“你会武?”

马国明表情惊愕,声调在空气中柔柔地画了一个圈,然后柔柔地敲震着孙彬宁的耳膜,短暂的交谈让现场的紧张气氛瞬间放松了许多。

看到马国明的表情仍然存有疑惑,孙彬宁直直地望着他,语气坚定地说道:“报告班长,当兵之前我练过八年的武术,还参加过很多比赛呢!”

“你?”马国明用手指指了指孙彬宁一下,然后又疑惑地注视着他,“参加过比赛?”

虽然听说孙彬宁练过武,但到底什么水平,他还真不知道。再有,从新兵训练到现在,孙彬宁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做得让他从心底感到满意,更何况这是参加团里的演出,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如果真要是出了问题,排长不收拾他才怪呢。

“你准备表演什么内容?”马国明眉头紧锁。

“表演一套擒敌拳。”

“擒敌拳?”马国明略微思忖了一下,说道,“班里不够大,走,咱们到连队俱乐部。”

连队俱乐部里老兵正在研究相关节目,听说有新兵要表演武术,同样,他们疑惑的神情中既有满满的期待,也有种种的质疑。

有的用嘲讽的声调故意问道:“是要耍猴拳吗?”还有的以开玩笑的方式应答:“也有可能是螳螂拳……”一时间笑声连连。

这时,只见孙彬宁选好位置,立定站稳,挺胸收腹,起式开拳,一招一式,有模有样,他时而跳跃,时而倒地,动作连贯,拳脚生风。

一套干净利索的拳脚过后,现场的老兵们看得眼睛发直,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声喊道:

“好!”

雷鸣般的掌声瞬间充满了整个俱乐部。

老兵们由衷的夸赞声让孙彬宁感受到当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他轻轻地擦拭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心想:“如果能够参加团里演出,我一定要好好地证明一下自己。”

从此,马国明也开始用另一种视角审视眼前的孙彬宁。

参加团里集中挑选过后,孙彬宁的表演节目被毫无悬念地确定下来。

最终,孙彬宁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团里庆元旦联欢晚会。演出开始前,孙彬宁第一次穿上入伍之前一直都渴望拥有的迷彩服。虽然此时上级还没有给新兵配发迷彩服,他只是临时从老兵那里借用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到达幸福的极点了。他静静地站在整容镜前,时而摆出一个武术姿势,时而整理一下迷彩服衣领,他觉得这套迷彩服真的是太神圣了,只有真正的军人才能配得上它。快要上场了,他冲着镜中的自己紧紧攥了一下拳头,说道:“相信自己,绝对没有问题!”

毋庸置疑,演出相当成功,也正是因为这次演出,台下就座的团首长以及全团战友都知道了三连有一个会武的小个子兵。当然,这次演出也让孙彬宁的自信心开始真正地确立起来。

梁志华在城里长大,从小没有吃过苦,随着训练强度不断加大,他是越来越怀念家里的生活,也正因如此,这段时间他想家想得厉害。

“等服役期满了,你准备干什么?”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些事，”孙彬宁望着梁志华，说道，“你呢？”

梁志华将棉帽放在被子前摆好，语气果断而又坚定地说：“我肯定回去，也必须回去，因为家里需要我。当兵前，我就有工作，得回去上班呀，再者，年龄也有些偏大，不适合在部队长期干下去。”说着说着，他将话题一转，略有所思地说，“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段时间就是想家，而且想得有些邪乎！”

“新兵没有不想家的，”孙彬宁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道，“不怕你笑话，我昨天晚上做梦还梦见回家了呢，还梦见妈妈做的手擀面了呢！”

梁志华嘿嘿一笑，问道：“是吗？”

“难道这还有假？！”

两人在氛围融洽、话语真诚的状态中彼此交流着。随着交流的深入，想家的思绪开始慢慢淡化，两颗躁动的小心脏也变得安静起来。

当然，随着时间不断稳步推进，新兵对军人职责认识的不断加深，自身的思乡之情也会越来越重。这种现状与他们刚刚入伍时思乡的最大区别是：虽然很想家，但能够把控住自己；虽然很难受，但能够转化为动力。这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新兵的认知和情感都得到了相应的沉淀和升华。

在迷迷糊糊地度过一个多月的新训生活之后，孙彬宁这才知道，他受训的新兵连只是团里临时组建的单位，所在的新兵三排其实就是老连队三连的新兵排。至此，孙彬宁也彻底弄明白了，为什么排里组织集体活动都要安排在三连俱乐部，为什么学唱的相关歌曲、接受的教育内容都会与三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子在紧张忙碌的状态中不断地向前翻滚着。

孙彬宁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早饭，又以最快的速度从头到尾检查了一下个人内务卫生情况。他希望自己在上午的内务卫生检查中千万不要再出现任何问题，因为在这方面他确实不能再出问题了。为啥？因为在前几次连里组织检查时，班里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与他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

部队进行内务卫生检查，首先查看的就是被子，具体标准是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白床单要平整、干净，再有床头柜的摆放、抽屉的摆放……总之，对于室内环境、物品摆放、卫生清扫的基本要求就是：既要符合战备训练要求，又要有利于学习生活。

孙彬宁屈指一算，从新兵训练正式开始到现在，这种检查连队已经组织进行了三次。

每次检查之后，孙彬宁总会受到马国明婉转而又富有艺术性的批评。这一

点,让孙彬宁心里非常难受,但他也心甘情愿地接受马国明的批评。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自我安慰道:“谁让你没有做好呢?”

嘟嘟嘟……

在一阵急促而又有节奏的哨声过后,整个连队宿舍内一片安静。“带政治教育笔记本,准备集合!”安静过后,连值班员下达了准备集合的口令。

孙彬宁迅速侧身蹲下,打开床柜,从挂包里取出政治教育笔记本,摆正挂包,关实柜门,戴上棉帽,跑出宿舍,紧靠右侧墙根站好。

随着值班员一声“集合!”整个走廊就像炸了锅似的,“向左转、向右转、跑步走”的指挥口令接连不断地从走廊两侧带队新兵班长的嘴里吼出,所有人员有顺序、有节奏地向连队门前的集合场跑去。

由于孙彬宁所在团组建时间较晚,一些基础设施还在建设之中。因此,新兵政治教育只能在连队的食堂里进行。

部队有这样的惯例,每次集会、看电影或者教育开始之前各个连队都要组织唱歌,连队之间也要进行拉歌。马国明告诉孙彬宁:这样做有三大好处,一是提升士气,二是烘托氛围,三是可以作为教育的辅助内容,为教育实施提前热热身。

唱歌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是新兵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目了。

首先指挥唱歌的是新兵一班班长,他指挥唱的歌是《战友之歌》,自始至终,全体新兵唱得很带劲,一班长的指挥也很给力。

紧接着三班班长又指挥合唱新学的歌曲《说句心里话》。当兵之前,孙彬宁听过这首歌,确实很好听,他没事时也能哼唱几句。一听要唱这首歌,孙彬宁那可是憋足了劲。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三班班长深情地起头领唱,将双手在空中形象地画了一圈,然后用力地吼了声,“预备,起!”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那实在话……”全体新兵在三班长动感而富有节奏的指挥中深情地唱着。

突然,孙彬宁感到心中一阵翻动,有种什么东西用力驱推着血液流速不断加快。孙彬宁顿觉鼻子酸酸的,喉咙哽咽,眼眶湿润,不一会儿,泪珠开始缓缓滚下脸颊。

他用力地屏住气息,竭力控制,但是整个人根本不受控制,泪水如同泄洪般倾涌而出,痉挛似的恸哭声越来越大。

坐在一旁的梁志华用右眼的余光扫了一眼,心想:“孙彬宁这小子怎么了?”

由于他也在动情地唱着歌，梁志华只能张着嘴、跟着节奏，而不能用小动作去提醒孙彬宁。特别是三班长指挥的是那样投入、那样陶醉、那样认真，如果他此时分心走神，换来的只能是班长的一顿狂批。

对于孙彬宁的表现，也许是三班长真的太投入了，根本就没有看到，也许他是看到了，但不愿打断这美妙的韵律。于是，他指挥的手势是越来越动感，越来越带劲，全体新兵伸着脖子忘我地用情唱道：“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国家，谁来保卫她……”坐在对面的马国明希望孙彬宁的哭声能戛然而止，他不希望别人说自己带的兵是“孬兵”，他更不希望孙彬宁在这里出洋相。可事实是，孙彬宁不但没有停的意思，而且抽泣的动作和声音越来越大。

看到此景，马国明实在是坐不住了，他起身从外侧快速走到孙彬宁身旁，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屈身俯首，将嘴略贴孙彬宁耳根，轻声说道：“走，咱们出去一下。”孙彬宁跟着马国明来到炊事班后面的空地上。

室外的温度极低，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吹过他们的面颊。

“想哭你就大声哭出来吧！”马国明理解地说，“新兵想家，是件极其正常的事，别说是你，我同样也想；谁要说不想家那肯定是假的，关键是怎么个想法……”

经过马国明一番绝对给力的思想工作，孙彬宁恸哭的声音降低了许多，他像个孩子似的夹杂着一丝哭腔，嗫嚅地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着、唱着，心里就难受起来，我想到了妈妈，想到了妈妈的不容易，想到了家里的困难……”

马国明伸手准备帮助他擦拭脸上的泪水，被孙彬宁抬手挡了一下，他用手背轻轻地蹭了蹭夹在眼角的泪花，仍然带有哭腔地说：“谢谢班长，我没事，现在好多了，真的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马国明看着眼前的孙彬宁，发现他的眼圈又红了。

他伸出右手轻轻地拍了拍孙彬宁的肩膀，继续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想家是非常正常的事，关键是怎么想，我们想家绝不能让家人担心，你说是吗？”

孙彬宁凝望着苦口婆心的马国明，脸上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冬天与寒冷是对孪生兄弟，东北人最有感触。

两个多月的新兵生活虽然热火朝天，但孙彬宁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字——冷。

春节一过,新兵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分班。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新兵盼望着早点下班,那是新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他们不仅能够佩戴崭新的帽徽、领花和肩章,最重要的是从那一刻起,他们就是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了。

新兵班长也盼望着新兵下班,因为带完新兵,他们就可以回家探亲了。总之,这段时间无论是新兵,还是班长都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因此,上级机关也会常常以考核验收为工作牵引,更好地对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可以帮助巩固前期训练成果;另一个是能够有效地转移人员注意力,推动新训工作稳步实施。

当然,在迎接上级考核的过程中,新训工作逐渐接近尾声。

上级抽考时,马国明暗自庆幸没有抽到自己的班,否则,“砸锅”一定是个必然。因为孙彬宁的队列动作到现在为止,不仅做起来机械僵硬,而且在行进过程中还会经常出现与其他人不合拍的现象,这让他感到非常不解。他在想:“带了好几年的新兵,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例呀!”不过,现在好了,上级考核过关,他也就算过关了。庆幸之余,马国明考虑最多的还是提高班里新兵素质的问题。因为带完这批新兵,距离他复员回家只剩下了九个月的时间,他不希望自己带的兵个个都“打狼”,更不愿意让如诗的军旅生涯留有诸多的遗憾。

新兵授衔前一天,新兵连集中进行了冲锋枪射击和手榴弹实投,全班人员成绩不错,实弹射击全部合格,手榴弹实投全部出手,听到了清脆的爆炸声,人员全部安全归位。这也让马国明一直压抑的内心多少增添了一丝欣慰,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新兵授衔仪式在轰轰烈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刚刚佩戴列兵军衔的新兵们脸上全部写满了浓浓的幸福。伴着这种喜悦的状态,马国明把全班人员集合在一起,组织召开了最后一次班务会。班务会的氛围虽然如同往常,但让孙彬宁感到了另外一种难以言表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今天是大家军旅生涯中最难忘,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马国明双目含情,话语凝重,“因为授衔是新兵入伍训练的结束,却是我们成为真正军人的开始,真正的军人将要面临比新兵训练更为严格、残酷、惨烈的考验,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尤其是大家即将投身工作的三连,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连队,而是一个先进的集体,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先进连队建设的标准会更高,要求也会更严,希望每个人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